

聖方治驗錄

鄒此痕君聖方治驗錄引言

李東壁著本草綱目，殿以方民，示人以五方之民，各有風土疾患，異法方治也。清初伏氣溫病，多於傷寒，治方憾於鑿杌，不相投，遂制溫病方治。彼黃元御之酷信溫燥，猶有浮萍代麻黃之方，觀於劉君蔚楚遇安齋證治叢錄，國醫宜融匯各家，勿偏一派論，暨海上醫校，日本諸博士，西術既窮，漢醫轉愈，遂譯誨人善本，良不少也。秀水陸昌年著國朝醫法遞變說，謂葉派不善學者，動輒謂人陰虛，又曰存津液，爲治病之主，於是清滋之藥，隨手亂投，其治外感，既滋膩留邪，而治雜證，亦寒滑傷脾，兢兢欲改良，亦已久矣。卽虞心炎中國地理病學謂牛莊之北，嚴寒可畏，極北又似更多傷寒矣。迺遼醫景仰山醫藥從正論，有熱藥誤人最烈說，謂過清可投硫附，過熱則藏府糜爛，無從挽救，戒偏執僨事，司命者宜如何達權通變耶。

蜀渝鄒君子衡，別署趾良，前著天年醫社日記，表彰經方之驗，而黜時方之庸，今又著上古天真論詳解，述瞽目復明經過，積熱滿首，腦痛且癢，瘀血入目，因之失明，肅清腦中瘀

熱濁液，加增腦中新血，淖澤，左目已散大者縮小，內眥已斜陷者得升，愈機由於酣睡，巔頂之火下降，致侵入目系之瘀血，由大便暢下，二十年之左瞽復明，懸揣以前時方之失，或係升陽散火湯搏而躍之，可使過類乎，偵己，君又治愈，劇立誠背脇牽痛，骸軟不行之三年癱瘓，服聖方六月而綦效，治一肺癆，十五年全愈，其用藥之久，加減法程，既有日記，必能追錄，自當診斷治療法方備錄，以著經方之神，用導後世之遵循，方爲仁術，矧八大傳染風火時疫，胥可不用時方乎，語曰：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余又望鄒君詳載方藥，如蕭琢如遜園醫案，治從兄念農之妹，寒痹，服烏附至二十餘斤，爲循名覈實，昭示來茲也，企予望之。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孟秋無錫周 鎮小農識於惜分陰軒

讀引言誌感

癸酉之冬，葭灰既飛，地面一百八十度之陰氣，下降一度，地下一百八十度之陽氣，上升一度，正此葭灰飛起之日也，年年歲氣之升降如此，吾人神氣之升降亦如此，此素

問四氣調神論之所由傳也，今日之趾痕景薄桑榆，暮靄無多，聊乘化以歸盡乎？將調神全形以長年乎？此皆無責任之高士所宜有，非吾之所宜有也。趾痕學醫聖之道，雖未得其萬一，而所蒙之恩賜，則已大矣，以所蒙之鴻恩，自私自利，而不以公之於世，是負醫聖默牖之恩，是放棄自身之責任，吾豈敢哉？吾豈敢哉？今欲從事乎吾應盡之責任，當自作仲景傷寒論詳解始，搦管之初，適由郵遞到山西太原醫學雜誌七十四期，載有周君小農引言一篇，所以促成趾痕撰述聖方治驗錄之引導也。前者立秋後五日，曾奉小農函以引言相勉，趾痕以爲非我初志，置不爲意，今則公佈於衆目共觀之刊物，則非趾痕所敢濡滯也。抑又思之，曩者上古天真論詳解出版，既有瞽目復明，及蒯立誠廢疾復起之說，神則神矣，究無詳密之紀錄，安知人不加以無徵不信之謗。由是知小農之引言，其有意喚醒我以弭謗之方乎？於是暫置傷寒詳解之作，而從事於聖方治驗，回溯從前治愈之大病，有特異之處，一一紀之，其細處不復記憶者，闕之。其近年在北平治愈之大病，如王養泉、蒯立誠二君之風濕癱瘓，因二君知趾痕有聖方治驗之作，皆發起熱誠，各將所

得於趾痕之診治單，擇其要方，及其病愈之經過，用其親筆，錄以加入，不須趾痕贊一辭，俾余治驗錄，得收速成之工，樸實紀錄，不尚修飾，土俗不文，所不計也。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仲冬之冬至日蜀渝鄒趾痕序於北平寄廬之迴瀾書屋

聖方治驗錄卷之一

四川巴縣鄒趾痕撰述

胡森泰之骨痹兼肺痿

遜清光緒十一年，四川重慶府巴縣，有胡森泰者，年四十四歲，患兩脚脛骨冷痛，求診於愚。脚脛骨者，卽俗稱脚小腿骨也。愚詢其致病之由，胡君曰：幼年投身軍營，充當兵弁，時當盛暑，奉令開赴前線，因而長途兼程步馳，抵暮休於旅次，兩脚熱如火燔，見近處有水池，清涼爽肌，喜極，步至池邊，浸脚池中，不知極熱之脚，驟遇極冷之水，冷氣直透骨中，從此遂患兩脚脛骨冷痛，其病狀自脚踝骨而上至臑際，約二三寸之脛骨，陰冷如寒冰，奇痛如刀割，如錐刺，苦不可言。踝骨者，脚跟之上，脚頸之高骨，俗呼螺螄骨是也。脚小腿之大肉爲臑，臑肉厚處不痹，痹至臑肉薄處而止。受病以來，將近十載，其痹處肌肉消亡，惟乾枯之皮裹死骨而已。痹之上下，不痹之處，肌肉敦厚，皮毛紅潤，無痹與有痹之交界處，如土階之坎然。愚伸一指按其痹處，如觸嚴冬之冰，卽有如錐刺之冷氣刺入指頭直至

掌中，由此可見病者痛苦之狀，誠有不堪設想者矣。胡君自言此十年內，因欲減輕此痛苦，雖盛暑必用新棉絮，厚包其痹處而緊束之，外加猴皮腿褲，庶可出街辦事，一到冬寒，不能出街，惟有置兩腳於洪火爐邊，稍減冰刀之威而已。因欲除此苦難，本城之醫，迎診已遍，醫皆投以辛熱補火，驅寒除濕之劑，千手一轍，無一醫能別開一途者。年復一年，瞬經十載，服辛熱過多，不惟痹痛毫不減輕，且令火灼心肺，痰喘唾血，蒸熱怔忡，諸虛叢集，肺痿成矣。肺痿者，肺癆也。肺熱葉焦，肺泡燥強，漲縮不靈，是以呼吸喘促，水寒舍肺，熱烘成痰，血凝成瘀，阻礙氣道，是以欬痰帶血，胸滿怔忡，此皆十年前，久服辛熱造成之癆。此乃骨痹未愈，肺癆又成之實在情形。古人有言曰：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胡君於此可謂飽嘗其苦矣。因又求治於西醫，西醫云：冷氣入骨，別無治法，鋸而棄之，痛乃可免。胡君不甘殘廢，乃求治於愚。愚曰：骨痹者，腎之病也。腎主周身之骨，而腎經之氣血，乃從腳脛而出於皮膚，是腳脛乃腎經氣血出表之道路，聖經名爲脛氣之街，街亦路道之義。人身經脈出表有四街，在頭爲頭氣之街，在胸爲胸氣之街，在腹爲腹氣之街，與脛

氣之街，併爲四街，此四街，乃周身氣血出表之道路，今脛骨既痹，則腎經之血氣，不得由脛街而出，故冷而痛也，然痛苦只在脛骨，尙無生命之危，今欬喘痰血，目昏耳鳴，頭痛腦暈，胸脇痞滿，肺痿已成，况又怔忡健忘，心血大虧，生命之憂，近在眉睫，治療之道，先其急而後其緩，法當先解肺心之危，俟心肺之病，完全脫體，然後乃治脛之骨痹，倘不以愚言爲謬，誠能與以專一之倚任，請以十年爲期，可冀全愈，若不專一，則非愚之所敢知也，胡君深然愚言，且歎從前所遇之醫，皆知方而不知病，不知病而盲瞽投方，是何異以方枘入圓鑿，不入但咎鑿不容，不知柄不合耶，則從前之醫，無一可靠可知矣，今得聞所未聞，敢不傾心倚任，且誓永不參以別醫之方，愚於是爲之出第一方，爲小柴胡湯加桔梗生地茯苓杏仁，胡君視之曰，此方生平未曾服過，愚曰，此是治肺痿，非治骨痹，君從前但服治痹之方，自然未曾服過此方，（按一）且君從前所服治痹之方，亦不能治君之骨痹，設愚治君骨痹之方，亦非君平生服過之方也，從此每日皆服愚方，有服之而效者，有服之而不效者，有時病變危險，服大陷胷湯而脫險者，（按二）有時服阿膠黃連湯而獲

安者（按三）無論病如何變幻，胡君謹守前言，決不屬雜別方，因是之故，愚得以罄其所長，歷五年而肺痿諸病悉愈，愚曰：今乃可以專治脚脛之骨痹矣。於是診其病狀，因小腹微滿，小便短赤，而知其膀胱太陽經脈之有阻也。始用豬苓湯以導之，繼用桃仁承氣湯以攻之，小腹滿解矣。（按四）小便通利矣，而寒熱身汗又作，胸滿脇脹不安者，表未達也。以小柴胡合桂枝湯以達之，於是表氣得通，水道得利，而膀胱太陽經脈之血氣，乃得運行而下交於脚，又察其腰脊痠痛，其痛下連足心者，乃腎少陰之脈，起於足心者，不能由足心上於脚脛，又由脚脛上於腰脊之故，於是用附子瀉心湯以濬導之，所以然者，膀胱太陽經與腎少陰經，二經互爲表裏，未有表不通而裏能通者，所以治脚脛之痹，不可不注重於此二經者也。以移悉本此旨以用方，服愚方一年零三個月之譜，一日入夜，身覺惡風，胸痞脇滿，遍身難受，八鐘時遂惡寒，十二鐘時乃大寒而戰慄，大吐大瀉，吐則不可止，心肺幾乎隨吐而出，瀉則不可止，肝腸幾乎隨瀉而去，昏憤瀕危，夜十二鐘時遣人來診所求救，愚往診視曰：無慮也，此清氣與濁氣，揮霍撩亂，胸中拒格，將通而未通之故。

遂開方曰，西洋參六錢，黃芩五錢，黃連半，夏麩乾薑各四錢，生薑八錢，甘草二錢，大棗八個，此卽仲景半夏瀉心湯也，服第一煎，周身發熱，手足回溫，吐瀉立止，次日復診，則無他病，惟痹處隆起，高腫異常，兩端不痹處不腫，反較腫處低落，胡君大懼曰，俗語云，男怕穿靴，今脚脛腫，正應穿靴之說，吾殆將死矣，愚解之曰，此非壞兆，乃骨痹將愈之喜兆也，試觀痹處腫，不痹處不腫者，痹處之肉乃死肉，雖欲其腫不可得也，今之腫也，則死肉復活可知也，死肉既活，則死骨亦必復活，倘非腎脈通入痹處，安能得此奇效，今當趁此腎脈通入痹處之機會，用方領導腎火，使入痹處，驅逐陰寒，永除冰刀刺痛之苦，爲最急之務，於是處方，製附片五錢，生白芍生龍骨生牡蠣各四錢，於白朮六錢，雲茯苓肉桂各三錢，大棗八個，甘草二錢，日服一劑，服三劑腎脈不起，前方製附片加作一兩，再服三劑，至六日，則腫處生熱，七劑八劑，則腫處熱度加高，原方去龍骨牡蠣，加當歸黃耆各六錢，十三劑，則熱度高至極點，其熱度最高時，如洪爐之鎔鐵，常人之手不可近，而病人則安舒之狀，沁入心脾，病人自言，病痹以來，恆靠爐火外烘，聊驅骨外之寒氣，而骨內之寒痛，不能

解也，今則熱從骨內烘灼，將透骨之冰刀，銷滅無踪，十年來未有此樂，今乃得之，於是前方去附片加鹿膠，賡續服之，二十餘日，瘳處腫消，舊皮脫去，現出新生之白色嫩皮，瘳處生新肉，與不瘳處之舊肉接合，無高低之別，而骨瘳愈矣，時光緒十七年也。（按五）

論曰，凡患大病，必須始終倚任一醫，方能收由重轉輕，脫險獲安之功，但須得良醫而始終倚任之，倘非良醫，則反悞事，慨自良醫罕覩，庸醫衆多以來，而病家遂無從分別良否，不得已而取屢次更醫之法，服其方而平安則再服之，否則更覓他醫，不知此法越不足以分別良否矣，庸醫授以輕淡不治病之方，頗覺安常，良醫以毒藥攻病，頓增暝眩，必將棄暝眩之良醫，而倚安常之庸醫，如胡君之服愚方，始而肺癆除盡，繼而死瘳復活，人見其奇效，不知中間胡君受了許多痛苦呻吟，有服愚方而效者，有服愚方反加痞塞難受者，有服方後反吐瀉瀕危者，倘於此更換他醫，安能得最後之全功，程郊倩云，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旨哉言乎！

（按一）周 鎮按，此唐容川血證論，謂肺經鬱火，大小便不利者，用小柴胡湯，宣通上

焦，則津液不結，自然下行，

（按二）周 鎮按，此治飲邪，故用大陷曾湯，大黃芒硝甘遂，

（按三）周 鎮按，治心中煩，不得臥，用黃連阿膠湯，內有黃芩黃連雞子黃，

（按四）周 鎮按，唐容川豬苓湯解，此方滋陰利水，凡腎經陰虛水泛爲痰者，用之立效，桃仁承氣湯，爲桃仁大黃芒硝桂枝，破利結血，

（按五）周 鎮按，一年三月，惟事驅飲行水，消痞，以通經隧之痺，故病邪無所留著，由吐瀉而出，死瘳乃轉而生動矣，

劉玉成婦之乾血癆瘵

劉玉成者，在重慶城內，販賣筆墨人也。遜清光緒十六年，玉成之婦，年三十七歲，月經不至半年矣。腹中有硬塊，時現時隱，現則腹脹硬，痛劇，瘀熱上衝心，則心煩亂欲死，面赤目昏，手腳心潮燒，隱則諸證不作，食量極少，衰憊困乏，愚曰：此乾血癆瘵也。其初因月經當下不下，或下不盡淨，餘血留中，停蓄爲瘀，被肝火之烘灼，始而結爲稀薄之粘液，或爲軟小之涎渣，久則合成大塊大團，又久則液乾涎竭，大塊大團縮小，爲乾血塊，爲乾血團，以手按其腹中，觸指堅硬如石塊者，乾血成矣。乾血既成，每日午正，腎陽上交於心之時，乾血塊中烈火衝出，直上攻心，則心熱如焚，面紅耳熱，五心潮燒，心中煩燥欲死，午後烈火返回乾血塊中，諸病悉除，每夜子正，心陽下交於腎之時，乾血塊中烈火衝出，病狀一如午正，因其病由腹有乾血堅塊而起，故名乾血癆。金匱婦人雜病篇第九節曰：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脇疼痛，與臍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

脈數無瘡，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女身，此金匱原文也，蓋言婦人之病，其病因約有三端，曰虛，曰積冷，曰結氣，蓋血脈貴充悅，而地道喜溫利，生氣欲條達也，否則血寒積結，胞門閉而經水斷絕矣，而其變證，則有在上在中在下之異，在上者，肺胃受之，爲嘔吐涎唾，爲肺癰，而形體消損，病自下而上，從炎上之化也，在中者，肝脾受之，或寒疝繞臍，或脇痛連臟，此病爲陰，或結熱中，痛在關元，或脈數肌乾，皮膚若魚鱗，有時著於男子，非止著於女身，此病爲熱中，爲陰陽之交，故或從寒化，或從熱化也，今觀病人，兩手皮膚，已有魚鱗，則癆瘵已成，不能治療矣，請辭而退，婦堅求救治，婦之夫亦再三請求，且致詞曰，明知敵內，病已不治，非尋常醫所能挽救，今以先生，非尋常醫可比，故爲此，或可挽救之請求焉，愚感其誠，語之曰，請與主人約，此死證也，不治必死，治之或可不死，本無期必之把握，治之而愈，愚不任功，不愈，愚不任過，該夫婦皆允許，愚曰，旣蒙信任之專，理當著手治療，然猶有慮，不可不與主人先告之，今欲治愈此種大病，當先知醫有醫之責任，主人有主人之責任，如診察病狀，詳詢病情，斟酌緩急，開方用藥，預告飲食宜忌，起居調攝之法者，醫

之責任也，而遵守醫之預告，宜忌不誤，調攝合法者，主人之責任也，必也，醫與主人，各盡職責，庶幾可冀轉危爲安，倘有一着不慎，以致不救，不惟主人不甘，醫亦敗興，再將此病之始因，說與主人知之，必先知始因之誤，然後乃知今日救誤之目的，必須主人知此目的，方可收同心協力之效，其始因之誤者何也，服熱藥過多，忌食生冷太甚是也，當月經初不至時，俗醫必投以熱劑，必戒食生冷，此俗醫之定例，最不成理由，最瞎說之例也，他們的醫書云，血不宜涼，凡一切血病，皆不可投以涼藥，他們的醫書又說，血之性質，得熱則行，得寒則凝，血能流行，則百病不生，血一凝結，則諸病叢集，他們的醫書，又設一比喻曰，試觀血在肌肉之內，流行不息，倘遇肌肉破損，血溢於外，流在地面，立時凝爲血塊，此得寒則凝之明證也，這個說法，巧極妙極，易學之極，只要會用熱藥，便可醫一切血病，因爲易學，遂把一切俗醫，都造成血病禁用涼藥的公例了，究其實，醫聖之道，那有這樣害人的公例，這個公例，不知害了多少患血病的人，不說遠了，只說愚親眼看見，無法挽救的，也有十幾人，民國十三年，愚著有會譚日記，曾將此邪說，極力排黜，無如崇尚此邪說

者太多，愚一人孤掌難鳴，終不能挽此狂瀾，今主人病，亦是受了血不宜涼，忌食生冷之害，今欲於受害無法挽救者而挽救之，請先與主人約，必須破除成見，大膽多食生冷，大膽專服愚方，勿求速效，勿畏艱難，服愚方既多，倘值腹痛且脹，瘀血上衝，壅塞胸脇，瞑眩瀕危，不須驚惶，更不可亂投別方，耐心看護，自有轉機，此中消息，只在出臟則生，入臟則死，一線之間耳，倘一亂投別方，令大功垂成失敗，後悔何及，再有告者，愚醫此病的最要宗旨，也有先與主人言明之必要，經云，瘀血不去，新血不生，今病人所以枯瘦柴瘠，不生新血者，因瘀血不去之故也，是故法當攻其瘀血，今瘀血既已結成乾硬之巨塊，倘貿然攻之，試問堅硬巨塊，從何覓巨大之出路，必至痛脹難支，而室破裂而死，因爲乾血出路計必先投以破瘀之劑，使堅硬巨塊破爲細碎砂粒，然後攻之，乃得順流而下也，然破瘀之藥，捨水蛭螭蟲不爲功，而水蛭螭蟲，藥舖所售之品無效力，因爲辦藥之人，徒具形式，不知用藥之宗旨故也，當俟夏月，特派人到四鄉農村畜牛之家，入牛欄中，視有飛嚙牛膚之蚊蟲，大如小指頭者，捕之，去其翅足，以石灰細末保存之，以一千二百個爲率，此爲

牛蟲，方可入藥，其他蟲，不足用也。又覓水田中有水蛭之處，水蛭四川、螞蟥，北平名水鼈，長者五寸六寸，短者一寸半寸，取其一寸或半寸者，亦以石灰細末保存之，以一千二百個爲率，此一寸或半寸之水蛭，名鑽腳蛭，因農人以腳入水中，此等水蛭，便爬在腳上，鑽入肉內，嗜血故也。若長一寸以上之水蛭，雖捉置腳上，亦不鑽腳矣。今藥舖所售之水蛭，乃長二三寸之水蛭，此種水蛭，不能鑽腳，嚼而安能破癥，藥舖所售之蟲，不純是牛蟲，乃屬有糞、尿、蟲在內，毫無破血之用。以上各節，主人深信不疑，果能照辦，蛭蟲否，果能吉凶無悔否，病人自言。賤病受庸醫熟藥行血之害，造成乾血，堅癥，無可挽救之病，危殆至此，無人能知從前之非，今蒙一語消破，使我豁然醒悟，方知受害太深，回頭不早，敢不傾心倚任，幸而生，君之賜也，不幸而危，乃前醫悞我，不敢疑君也，愚偉其言，於是着手主方，用黃連、阿膠、雞子黃湯，加生地、西洋參服之而安。愚曰：凡治大病，不以小效爲可靠，亦不以危殆而生懼，常有堅忍耐苦之決心，臨亂不惑之認識，於是或以小柴胡湯加黃連、生梔子，或以竹葉石膏湯加黃連、生地、榆，間有心煩躁擾，或胸脇痞滿，不能臥反